

[岁月山河]

新疆纪行

(六首)

■ 王应际

暮至天山

纯洁无暇琥珀光，
满山幽静和清凉。
一轮明月天山顶，
望眼群峰玉女妆。

七月登天山

冰消雪化水流淌，

博格达峰玉女妆。
七月天山寒气透，
松涛水色共交响。

伊犁吟

田园四野絮云飞，
林都鱼香逗鸟追。
塞北江南何处是？
伊犁河岸尽芳菲。

夜宿那拉提

那拉提里山风凉，
塞北高原水草香。
月影星光虫鸟唱，
声声催我入梦乡。

注：那拉提乃新疆伊犁州新源县境内的5A级旅游景区。

牧民生活吟

袅袅炊烟奶酒香，
马蹄到处即毡房。
高原塞后云犹在，
冬逐阳和夏逐凉。

五彩滩

岁月琢成五彩滩，
额河岸出奇观。
石林玉笋并排耸，
峭壁奇崖撑万巅。
生龙活虎卧山川，
神工鬼斧新天地，
造化从来大自然。

注：五彩滩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的额尔齐斯河畔，属雅丹地貌。

的，全是尘。人活着就要呼吸，要呼吸就要需要空气，人要想健康想延年益寿就得吸取干干净净的空气。这老外和这朋友的感受正是人们真心需求干干净净的空氣的縮影。

白沙的水也是干净的。大片大片的熱带雨林，涵養了琼島南渡江、珠碧江、昌化江三大河的源頭。清澈澈的源水緩緩流出，不用過濾，不用煮開，隨手一捧就能入口。白沙人上山勞作口渴了也是這麼喝的，一些驢友們上山探險遊覽口渴了也是這麼喝的。白沙的水就是能直接飲用的純淨水。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干干淨淨的水，養育了干干淨淨的人，孕育出干干淨淨的人文。白沙的民風是純朴透明的，黎族文化是醇美厚重的。白沙的男人們性格隨和體魄健美，女人們性情溫順臉色嫩白。

來過白沙的人都深有感觸，白沙是居住的天堂，他們希望，有條件肯定在這裡置地建屋，日出而游云于山水田野，日落而面對山水挾杯品茗，過着牧歌式的生活，過着神仙般的生活。

天堂是白沙，白沙是天堂。不管如何表達，白沙是個好地方，是遠離喧囂，修身養性的地方，是神仙住的地方。



热风 (油画)

王家儒 作

海南水文之歌(歌词)

■ 唐卓高

——

是谁日夜守候着南渡江
像伺候自己的亲爹娘
尽心尽职 终生无悔
啊!是我们海南水文的精英

不管是落日 还是黎明
每天在风口浪尖都有我们的身影
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旱涝抗灾
每次关键时刻我们都能预报预警

啊!这就是

[诗页]

海南拾趣

■ 阿 福

博鳌玉带滩

是大海依恋陆地还是陆地依恋大海，唯有它最明白。

海南水文文人的神圣使命
啊!这就是
海南水文文人的品格特征

二

是谁日夜为万泉河把脉守更
让万泉河水甜又清
滋润了海南国际旅游岛
啊!是我们和谐快乐的水利尖兵

不论哪条河 不论哪条江
流到哪里都有水文事业的辉煌
不怕寂寞清贫 经受党的考验
人人争当服务社会发展的支撑

啊!这就是
海南水文文人的精神、力量!
啊!这就是
海南水文文人的信念、希望!

白沙陨石坑

陨石可以穿越时空,但大地却能熔化石。

鼻箫

任凭命运扼住喉咙,也要用鼻子放歌希望。

竹筒饭

尽管内心已经烧透,但虚怀若谷依然如故。

情若花梨

■ 罡风 (福建)

文雅而质韧，色温而彩华。其花梨兮？其君子兮！
——题记

——

我再次看到这张明式黄花梨书桌已是父亲去世后，在父亲的遗像前。书桌正中摆着香炉，袅绕的青烟把父亲的遗像氤氲得似幻似真，三炷香上长长的香灰垂曲着，犹如花梨上的文采，似断非断，勾连而缠绵。书桌两边供着榴莲、意椰等海南的特产水果和甜点，这是梅姨连同书案一起特从海南带来的。而梅姨与母亲就并排静静地站在书桌前，相互挽着，一般纤瘦，一般的长发披肩，宛如一对亲姐妹。没有哭泣的声音，但我分明看到一滴又一滴泪，滴落在黄花梨书桌上，在花梨的鬼脸儿上漫开，那鬼脸儿在泪光中变幻着，如诉如怨，似辛酸又似洒脱中淡淡的微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梅姨，但梅姨这个名字以及梅姨的父亲黄老先生的名字我不止一次听过，这张明式黄花梨书桌的故事已深深在我脑海里。

二

那还是 1958 年“阳谋”之后，闽北深山的小山村来了一个 40 多岁戴着深度眼镜的“文化人”，一个 6 到 7 岁的小姑娘瑟缩地跟在他身后，简单的行李中一张一米多长黄褐色的“供桌”尤为扎眼。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来，时任生产队队长的外公淡淡地说了一句“下放改造的学问人，作孽。把书院打扫一下，教孩子们识几个字吧。”开学的那天，曾经在这书院里读过“私塾”的外公带着全村的男女老少在这张黄花梨书桌上也点了三炷香，亲手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供奉在书院的神龛上，然后

三

黄老先生去世那年父亲 18 岁，小梅 16 岁。弥留之际小梅的舅舅从老家赶来，

村里人才知道黄老先生老家远在海南。六十年代后期在山村人眼里海南远在天边，小梅的舅舅把小梅带走了，从此父亲与小梅天各一方。我不知道离别时，特意从县城中学赶来的父亲与小梅有没有像现代电影里一样依依惜别，十里相送，但那张黄花梨书桌小梅留下了，交给了父亲，同时留给父亲的还有黄老先生的教鞭和课案。18 岁的父亲再也没有回城上学，留在村里成了一名民办教师，书院朗朗的读书声也一直伴着黄老先生安睡在书院后山的魂灵。父亲、母亲与梅姨之间的缘聚缘散我不甚了了，童年的记忆里家里偶尔会有海南的来信，每次海南来信父亲总是默默坐在书桌前，手在书桌中间的那条“三八”线上下意识地抚摸着，那是孩提时父亲与小梅同桌的印记。

时光荏苒，黄了树叶，早白了双鬓，日子在平淡中过去，转眼父亲在山村的书院当“民师”就过了二十多年。1992 年，邓小平再次南巡，下海的狂潮席卷了全国大地，也吹拂着山村，淘“四旧”的贩子隔三岔五地在村里游窜，父亲的学生西装革履地回家盖起了高楼，昔日高中的同学也阔了起来，父亲依然拿着每月 138 元的“民师”工资，那是年底寒假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一辆在阳光下闪着逼眼红光芒的跑车刺破冬日村庄的静寂停在书院门前，从车上下来了父亲高中的同学范叔叔，范叔叔临走前抚摸着明式黄花梨书桌再端详着父亲瘦削的脸，叹了一口气说“你是守着金碗饿着肚子啊。就这张明式黄花梨书桌算你入股二十万吧，跟我去广东发展，你好好想想。”那一晚父亲、母亲久久地端坐在书桌前，没有备课也没有说话，夜深，年近八旬的外公姗姗而来。父亲小声叹道，“孩子就该高考了。家里……”外公沉默着，眼神迷蒙似乎沉浸在回忆中，双手抚摸着那张明式黄花梨书桌，良

[书画手记]

地域视觉在画幅中延伸

——海口十人画展掠影

■ 范 瑛

“海口市十人画展”近日在“海口艺术馆”隆重展出，展出的都是风景画。参与的画家，均居海口，他们常在一起饮茶，就茶而论道。道，画道也，“画什么，怎样画”，自然是题中之旨。一般说来，风景题材比人物题材容量要小，它的精神指向也不如人物题材明确。如何在容量狭小而容易雷同的风景题材中注入个性元素，注入精神内涵，是他们努力探索的。因此，他们的画趣、画风，既有较为明确的同一追求，同时也在这同一之中去努力拓展个人的空间，努力在各自的画幅中烙下鲜活的印记以标示自我。

在这十人当中，王家儒可谓是师长、先辈。其画，善于处理色彩关系，在写实的基础上追求色彩的响亮，更多地注入主观情调。作为风景画家，王家儒很早就注意到要把富于地域性的视觉延伸在画幅上，画出明丽的境界。只有这样，才不愧于海南灿烂的阳光、多彩而纯净的天地；才区别于内地艺术积淀已久的灰色调子。王家儒的风景画，常常点缀着人物，人物并没有着意深入刻画五官细部，但观者从整个人物的动作体态上便可感觉到人物的神志，甚至性格。在笔触上，王家儒显得洗练而潇洒，常常意在笔先，点到为止，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内涵，很耐细读。王家儒的画风老道，堪称名家。

杨超的画，也注意通过笔触调动其他绘画语言营造抒情的格调，营造三维空间的真实感，具有将生活触觉、感觉转换为艺术的特质。油画就是油画，应该有别于其他诸如摄影之类的艺术，应该有笔触的技艺、笔触的美。他的《黄竹池塘》、《黄竹的早晨》，以摇晃与奔跑似的笔触形成，在有限的区域里有着无数笔触相互推挤，使得整个画面似乎随时都会迸发出巨大的张力。杨超的画已经不限于细腻而忧郁的抒情，其粗犷、奔放，也是在给自己着着实实地标上另一个印记。

周彬是近年来进步较快的青年画家，其画面概括洗练，笔触也潇洒自如，在写实之中开始倾向于写意，逐渐凸显出自我的精神气质。林鸿平的画也有追求简洁凝练之作。如《晌午》，大胆的绿色块面处理，追求的是整体而省略的是细节，洒脱而气韵显得生动。他的笔触也渐趋老道，如《西递·街角》等，描写的人物、物件，不勾勒得太细太死，点到为止，很有了一些神韵。

19 世纪德国杰出的浪漫主义风景画

东方感恩文化“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延期启事

由中共东方市委、东方市政府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东方感恩文化“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活动,自今年五月启动以来,得到了来自海内外参赛者和读者的热情响应,来稿踊跃。迄今为止,已经收到应征稿件三千多篇(首)。并且已由海南日报的《椰风》文学副刊和《星期周刊》相继刊发了一百多篇(首)。现在每天仍有大量的来稿。

为了满足广大参赛者和读者的要求,使大家能读到更多更好的应征作品。

我们决定将此次征文活动的截稿日期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12 年 2 月 28 日。希望广大参赛者和读者继续关注和支持,不断写出更有深度和高品质的作品。

征文启事和参赛要求详见 2011 年 5 月 19 日《海南日报》A3 版。

中共东方市委 东方市政府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2011 年 12 月 25 日

清醒

■ 谭德生(海南)

你烂醉如泥，呼噜挑战天上的雷声，昨晚，天也喝醉了。兄弟，请喝下这杯酒，头天醉了，第二天要再喝酒透一透，只有这样，才接续与酒的缘分。

你醉酒的原因不是酒不好，酒摆在那里，本身无所谓好与不好，当你饮用它的时候，才判定它是好是坏，酒的好坏也要因人而论，不论是好是坏，酒终究是酒。

是人醉酒而绝不是酒醉人，究其原因

是你在用加法或者乘法过日子，在生活中，你像一个捡破烂的行者，游走在长街短巷，出没在茶坊酒肆，昏花的眼睛在找东西，致使你的口袋里越塞越满，仿佛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宝贝，而那些你认为宝贝的东西在你心里发酵，变成了味道馊糊的酒，那酒原本酿在心里，使你陶醉。你喝我的酒醉了，醉得好啊！这一场大醉，反倒使你从那场迷醉中清醒了过来。

想一想，天也很很有意思。当乌云们擎着酒杯，扎着堆去敬酒的时候，天就豪饮，当它喝多了，难以承受的时候，在迷蒙中灵光一闪，紧接吼声不断，把云吓得魂飞魄散，痛哭流涕，然后天就清醒了。酒醒后的天，更加湛蓝，更加明澈，更加远透……

那天我在极苦中走进了森林，在一间小木屋里，我遇到了一个老人，在昏暗的油灯下，我喝他的酒，他的酒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反正我醉了，醉得昏天黑地，把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记忆都淹死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反倒轻松无比，我发现我的眼睛比以前清楚了，耳朵不再鸣响，心平静得像湖，而胳膊和腿都充满了渴望。

老人没有讲话，他带着我走出小屋。林子里很疏朗，而昨天我就觉得密不透风；小河清浅，而昨天我以为它深不见底；野花街着露水，而昨天我误以为是刺棘；松鼠欢快的跳跃，而昨天我把它们当成了怪兽。

人躺在芬芳的草地上，我学着他的样子躺着。

我听见了鸟儿和树木的对话，它们畅说着自由；我听见了岩石对小溪说，它遗憾之极没长腿脚，不然不但不挡小溪的路，它也会跟它一起奔跑，奔跑着歌唱；我听见了大树对小草说，请宽恕我吧，我们都是大山的儿子，不是我的庞大衬托你的娇小，是你的娇小烘托了我的庞大；我听见岁月对老人说，老和老都是一样的，我还渴望像你一样年轻呢，只可惜我的胡子太长，被那些有情和无情的手撕扯，我的赘肉太多，被那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牙齿啃咬，我现在已经是骨瘦如柴，还有那么多老多的鞭子抽打我，让我一刻都不能停歇；我听见了天空对大地说，你是我的爱人，太阳是我的眼睛，我时刻关注着你，月亮是我的嘴巴，我天天亲吻着你，风是我的思念，缠着你，裹着你，雨是让你受孕的精髓，在我们中间的有生命，都是伟大的，都值得敬畏，让我们为孩子们祝福吧！

我听见我的心对我说，简单是最伟大的繁杂，复杂是最无聊的简单。世间的一切原本是鸟儿的，春去夏来，日落星出，风吹草动，鸟飞蛇爬，几千年几万年不变的习惯，你何苦着呢？

老人踢了我一脚说，回去吧，你已经清醒了！这辈子，你别指望再喝我的酒。

东方感恩文化
“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专页
征文电子邮箱：dongfang2011@hndaily.com.cn